

闲话文人

张光范

没有文凭的钱穆



钱穆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,被称为“一代通儒”,无论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经济,还是艺术、社会,都有其卓识,且造诣高深。钱穆一生从未上过大学,最高的文凭仅为中学,但他凭借自己的勤学苦读,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史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。

钱穆自小聪明异常,尤擅记忆、模仿。9岁时,他便能背诵《三国演义》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段,而且还能揣摩人物个性、身份表演,深受众人夸赞。自1904年起,钱穆先后在果育学校、常州府中学堂、南京钟英中学求学。钱穆虽有报考北大之想,但因家贫而作罢。

钱穆在走向大学讲台前,先在小学任教10余年,后又在中学担任多年的教师。在这近20年中,钱穆一边教学一边苦读,读书极勤,“未尝敢一日废学”。夏夜,为防蚊虫叮咬,他把双脚纳入瓮中坚持夜读。期间,他出版过《论语文解》、《论语要略》等著作,并写成《国学概论》、《先秦诸子系年》等书稿。

1929年,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,在苏州中学发现了在此担任教师的钱穆的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书稿。他带回去读罢大加赞赏,对钱穆说:“你似乎不宜在中学教国文,应该去大学教历史。”当时,顾颉刚就推荐只有中学学历的钱穆去中山大学任教,因苏州中学挽留,未成。1930年,顾又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任教,得以成行。

自1930年起,钱穆开始在燕京大学教国文,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,赢得了学生的肯定和欢迎。他的学生李素回忆:“他脸色红润,精神奕奕,在课堂上讲起来,总是兴致勃勃,声调柔和,态度闲适,左手执书本,右手握粉笔,一边讲,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,周而复始。他讲到最得意处突然止步,含笑面对众徒,眼光四射,仿佛有飞星闪烁,音符跳跃。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,分享他的快乐。”

1931年夏天,钱穆在苏州西花桥巷28号的家中等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,正式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。1933年秋,钱穆在北大一人独任“中国通史”课。当时钱穆借住在好友汤用彤家,汤家离太庙不远。钱穆在上课前一天下午必去太庙,在古柏树下一边品茶,一边准备第二天讲课的内容。当时钱穆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,是普通教室的三倍。每一堂课听者近三百人,坐立皆满。钱穆充实而又有特点的讲授长期吸引着大批的学生,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北大叫座的教授之一。据说只有胡适一人可与之媲美,当时学生中即有“北胡南钱”之说。

钱穆一生勤勉,著述不倦,毕生著作70余种,如《国史大纲》、《国学概论》、《中国思想史》等,总共达1700万言之多。钱穆说:“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,将来一定有用。”因此,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,他能有如此卓然成就,可以说与他的读书观、读书做学问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。

至于读书方法,钱穆谈道:“要读全书,不可割裂破碎,只注意某一方面;要能欣赏领会,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,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,不要随便乱读。”至于读书的方式,钱穆说:“或采直阅

式,不必管校勘、训诂等枝节问题;或采跳跃式,不懂无趣的地方,尽可跳过,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;或采闲逛式,如逛街游山,随兴之所之,久了自然可尽奥曲。”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名家,这些治学和读书的经验,是他多年积累而得,对后来的治学者多有启迪。

钱穆自1911年登上讲台,先小学,再中学,最后大学,并创立大学的教学经历,在现代诸多国学大师中实属罕见。钱穆的成功,自然归功于他艰苦自学而取得的扎实学问功底;但是,毫无疑问,也归功于那个时代中看重真才实学,不唯学历文凭的学术空气;也归功于那个时代中教授学者无私推荐人才的高风亮节。

书边人生 刘学文

### 朱彝尊与他的藏书

浙江嘉兴市的王店镇是个没有特色的江南小镇,举凡进镇打听听曝书亭怎么走,他们便马上能指明方向。看来,清初大藏书家朱彝尊在当地真是深入人心了,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以一个距今几百年的读书人读书于斯、藏书于此而引为自豪和骄傲。

朱彝尊(1629—1709)出生于浙江秀水(今嘉兴市)的书香门第。曾祖朱国祚,明万历状元,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,但到朱彝尊的父亲时,家道已经败落,清兵屠戮江南之后,更是“研化萧然,无书可读”,先人遗泽,仅一部《大明集礼》而已。藏书世家的独特氛围,对立志古学的朱彝尊自然有所影响。清顺治十五年,朱彝尊自岭南归里,阅豫章书肆,购得图书五箱,这是他最早的一次购藏图书。不过,正赶上“庄廷龙明史案”发,清政府大兴文字狱,相关书籍,尽行焚弃,五箱图书全部散失。此后,朱彝尊迫于生计,开始长达十余年的游幕生涯。游幕生活,依人作客,没有丰厚的进项,但并不影响朱彝尊好书之笃,他曾用二十金购得明项笃寿万卷楼残帙,且借抄范氏天一阁、黄氏千顷堂秘本。康熙十八年(1679),朱彝尊应“博学鸿词”之征,以布衣身份授翰林院检讨,充明史纂修官。官位虽然不高,但可以结交天下名士,观览内廷藏书。他充分利用这些机会,传抄公私善本秘籍,充实自己的收藏。康熙二十年(1681),朱彝尊到浙江任典试官,余暇观览街巷坊肆,拜访藏书之家,购得不少罕见之书。其间听说著名藏书家钱曾著录家藏善本秘籍为《读书敏求记》,书成即锁入书箱,随身携带,秘不示人。朱氏谋求,终不得见,遂约请钱曾及当地名流,置酒高宴。席间,用数量可观的黄金和一件珍贵的轻裘买通钱之书童启开书箱,由预先雇请的数十名抄手连夜抄成副本。《读书敏求记》这部名著由此得以流传于世。时人尚无版权之概念,惟念其爱书之情且深而切,乃谑称之为“雅赚”。朱彝尊供职史馆,能够见到各地进献的图书。他经常携带一名抄书手,出入史馆,随时抄录。此事遭人告发,结果被罢去官职,时人谓之“美贬”。朱彝尊对这件最终断送自己前程的事件,似乎并不后悔,他在其书牘作铭曰:“夺依七品官,写我万卷书,或默或语,孰智孰愚。”

康熙二十一年(1692),朱彝尊去官归田。归田时,他拥有图书三万多卷。归田后,仍广事交往,不遗余力地搜求未见图书,又陆续获书四万余卷。此间有一书林佳话。1697年11月,朱彝尊到平湖探望病重的老友李彦贞,李将自己的著作《放鹄亭集》和二千五百卷藏书一并托付给朱彝尊。清诗人查慎行有诗记其事,曰:“叹息诗人失李颀,柘湖回首旧游非,自怜老友今无几,且喜藏书得所归。万卷又增三篋富,千金直化两蛭飞。平

生谬托知交在,恨不从渠借一。”七十岁时,朱彝尊前后获书总计八万卷,建曝书亭贮藏。既没有先世积累,又没有雄厚财力,藏书达到如此规模,应该说相当不易。朱氏《曝书亭集》讲了不少聚书、抄书的曲折经历。

朱彝尊大部分的藏书是传抄的,自是非常珍惜,所有藏书每每钤印于卷首,一面刻朱文戴笠小像,一面镌白文十二字曰:“购此书,颇不易,愿子孙,勿轻弃。”他原本希望同样嗜书的儿子昆田继承藏书,不料昆田早死,给了他沉重一击,“呜呼,今吾子夭死矣!读吾书者谁与?夫物不能以久聚,聚者必散,物之理也。吾之书终归不知何人之手?或什袭藏之,或土苴视之。书之幸不幸,则吾不得而前知矣”。朱彝尊已经预见到了藏书的归宿。据《蒲褐山房诗话》载,朱的孙子晚年贫不能支,藏书陆续散佚,曝书亭废为桑田,南北种桑皆满,亭址无片甃存,只有匾额无恙,而荷锄犯此地者,其人辄病。或许彝尊老人还在眷恋着他的八万卷藏书吧!

写食主义 吴建

### 夏日焦屑香



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散文《故乡的食物》中,详细描写过一种叫焦屑的风味食品。文中说:“……我们那里,餐餐吃米饭,顿顿有锅巴……糊锅巴磨成碎末,就是焦屑。用开水冲冲,就能吃了。焦屑调匀后成糊状,有点像北方的炒面,但比炒面爽口。”汪先生的这段文字写得委实精妙,但我家乡如皋的焦屑,却不是汪先生所描绘的那种,它是夏日用刚收获的麦子制作的耐饥食品。

记得儿时,夏收时节,田间的作物成熟,农忙开始了。割麦插秧是强体力劳动,光喝粥不顶事,于是乡里人便用焦屑来充实肚子。焦屑是用麦子制成的。刚登场的麦子粒粒饱满,犹如金灿灿的圆球儿,散发着泥土的青香。炒焦屑可用大麦、元麦、小麦。但最好是元麦,因为元麦粘性小,口感好。炒焦屑前先淘洗麦子,洗净晾干后倒入大铁锅内,开始要将火烧得旺旺的,爆炒。此时翻炒的速度要快,不能让麦子烧黑了。待麦子劈劈啪啪地炸得欢,蹦得老高时,火头就要渐小。俟锅里的炸声渐稀,香气阵阵飘散了,这时候锅膛里只能以文文的火,有点燃火就行了。如果是干柴,则用余火,不用再添草了。火小了炒不熟,火大了,黑一块黄一块的,须炒得轻、匀。当浓浓的焦香味从铲子底下透出来,麦子就熟透了。把炒熟的麦子铺在筛子里散去热气后,便可以磨焦屑了。磨焦屑要用石磨。先是一个人用磨杠把磨盘上面的一片石磨抬起,另一人拿扫把儿把磨齿里的生粮刮干净,然后铺一层炒熟的麦子,再把磨片放下来,在磨眼里倒上熟麦,然后牵起磨杆推磨。推磨是重体力活,推得越快,麦子碾得越碎,粉屑仿佛大雪从磨子四周纷纷扬扬洒落下来。我家都是父亲推磨,母亲在一旁往磨眼里添加熟麦。磨过后还要再用细眼筛子筛过一遍,筛出麸皮。尽管工序繁一点,但这样制作的焦屑香味浓郁,营养丰富。

焦屑的吃法很特别。最常见的吃法是干吃,就是盛上大半碗焦屑,和入开水,以半湿略干为最佳,若水放多了,那就只能喝焦屑汤了。再加一小勺红糖,普通人

家,只和一点糖精,用筷子搅拌。调好的焦屑啖上一口,香喷喷,甜滋滋的,还略带青酸,细细品尝,那感觉,真是爽歪歪了。喜吃咸的,在焦屑里拌入咸菜,滴些麻油,举箸尝尝,那味道出奇的鲜美,食后唇齿留香,绕颊三日!

焦屑的最大特点是耐饥。农历六月,天气炎热,下田劳作的人需要吃点硬实的东西才有力气干活,刚刚收割下来的新麦做成焦屑,可以很好地补充能量。两大碗吃下去,干一个上午的农活,都不觉得饿。

而今,生活富足,种田用机械,餐桌上鸡鸭鱼肉几乎天天有,再也不需以焦屑顶饥了。但焦屑至今还在我的故乡流传,乡亲们仍把它作为餐桌上乃至宴席上的珍馐佳肴,乃因其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,有一种特别的麦香味,在这树木葱茏、绿意肆虐的初夏,享受着这原生态的美味,你会有一种无比惬意的舒适感。

市井烟火 王国梁

### 老爸的聪明糊涂心

老爸大大咧咧,啥事都不喜欢操心,也很少把啥事挂在心上,老妈总说他没心没肺太糊涂。每当老妈批评老爸糊涂时,老爸就会乐呵呵地说:“人家郑板桥都说了,难得糊涂嘛!糊涂点好,听说糊涂的人都长寿呢!”

这些年里,家里的财政大权,一直都是老妈掌握着。老爸只管挣钱,挣了多少,花了多少,他统统不管,只管把挣的钱如数上交。老爸的兜里很少装钱,因为他用钱的时候很少,偶尔需要用钱就朝老妈要一点。家里的大事小情,都是老妈说了算。我家的情况,真应了小品里的那句话:“第一条:老婆永远是正确的;第二条:老婆如果错了,请参照第一条。”我妈这人凡事都处理得妥当,只是稍微有点私心,做事总偏向我姥姥家,连过年过节买东西都是给姥姥买的多,给奶奶买的少。老爸也从来不跟她计较,常常对我说:“你妈到这个家来不容易,你奶奶身体不好,多亏了她细心,照顾得也周到。你姥姥离得远,平时照顾得少,多买点东西补偿补偿也对。”不管怎么说,我就是觉得老爸不会算计,不爱计较,糊里糊涂的。

在农村,除了邻居,还有“地街坊”,就是两家的土地紧挨着。我家有两个地街坊,李叔和赵叔,这两人是村里出了名的精明人,做什么事都不肯吃半点儿亏。每年种麦子的时候,李叔和赵叔总想偷偷地“侵略”我家的“地盘”。老妈很气愤,要找他们去评理。老爸却说:“不值得。他们能占多少?再说了,田里都埋着记号,他们不会咋样的,就是觉得占了一星半点的便宜心里美,让他们一下能咋地?”老爸稀里糊涂地让这件事过去了。奇怪的是,跟老爸打了几年交道之后,李叔和赵叔再也没干过“占便宜”的事。

我们兄妹几个的事,老爸也很少管。上学的时候,他基本就是不闻不问,也不逼着我们学习,我们几个完全是自由自在成长起来的。到了我们谈恋爱的时候,把对象领回家中,让父母做参谋。老妈总是在人家走后评头论足,百般挑剔。老爸则只说一句话:“你们自己的事,自己拿主意吧。”我们兄妹几个,并不因为老爸不参与意见就忽视他。相反,老爸偶尔发表一下意见,我们都会极为重视。我们的口头禅是:连咱爸都说了,这事儿差不了。老爸就是这么个人儿,活得不那么较劲,粗枝大叶的。

多年过去了,我发现,老爸这种生活态度简直就是一种人生智慧。他与老妈和和睦睦,很少争吵,家庭气氛总是其乐融融。他与亲朋和乡邻关系都很好,还有一些不错的朋友,包括李叔和赵叔。我们兄妹的学习和生活也都不错,而且我们从小就自立,这个品质让我们在工作 and 生活中很受益。我想,所谓的大智若愚,就是老爸这样吧!